





唐皮口休文數卷第三

雜著

十原系述

原寶

原已

原用

原刑

原祭

九夏歌九篇

十原系述

文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窮大聖之始性根古人

原化

原親

原弈

原謗

原兵

補周禮九夏系文

春秋決疑十篇





之終義其在十原乎嗚呼誰能窮理盡性通出洞微  
爲吾補三墳之逸篇修五典之墮策重爲聖人之一  
經者哉否則吾於文尚有歉然者乎

原化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孔其實  
也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  
是而能理者也至于東漢西域之教始流中夏其民  
也舉族生敬盡財施濟子去其父夫亾其妻蚩蚩豎  
鬻慕其風蹈其捆者若百川蕩滉不可止者何哉所  
謂聖人之化者不曰化民乎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  
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戶以爲嗤豈聖人之化不

及於西域氏邪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  
生聖人其道則存乎言其教則在乎文有違其言悖  
其教者即戾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  
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了而已矣今西域  
之教岳其基而溟其源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爲士  
則孰有孟子哉千世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  
視詬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  
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爲孟子矣譬天下之民皆  
桀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  
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者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  
率邪以禦衆握亂以治天下其賢尚尔則不肖者反



化之不曰難哉不曰難哉

原寶

或問或者曰物至貴者金玉為人至急曰粟帛焉夫一民之飢須粟以飽之一民之寒須帛以暖之未聞黃金能療飢白玉能免寒也民不反是貴而貴金玉也何哉曰金玉者古聖王之所貴也其在舜典則曰修五玉也其在春秋則曰諸侯貢金九牧禹所以鑄鼎象物玉所以飾禮金所以備貢以斯爲貴貴不多乎曰舜取五玉以備禮禹鑄九金以爲鼎由言其禮不爲諸侯乎不爲人民乎苟無粟無帛是無諸侯與人民也則五玉九金豈徒貴哉如舜不修五玉禹不

鑄九金三代之祭祀不以玉貨賄不以金矣由是言之金玉者王者之用也苟爲政者下其令曰金玉不藏於民家如有藏者以盜法法之民不藏矣法旣若是民必貴粟帛弃金玉雖欲男不耕而女不織豈可得哉或者曰然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櫛肌勞骨傷愛毀性以爲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遺其身者也不能得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之佞臣愛人之貴過於其親必捨而事之公子開方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



子必殺而循之易牙是也自茲已降為夫強臣者將  
欲奪人之宗必先殺已宗矣噫教尚不可况其殺歟  
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誅管蔡石碣殺石  
厚叔向僂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  
能嗣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佗人誅之  
石碣不殺則佗人殺之叔向不僂則佗人僂之漢文  
不流則佗人流之已刑則及一人佗刑則及其族此  
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殺宗王莽後  
子字是也

原已

能以心求道者不曰已乎能以心為天子為諸侯為  
賢聖者不曰已乎是已之重不獨重於人抑亦重於

道也嘗試論之能辱已者必能辱於人能輕已者必  
能輕於人能苦已者必能苦於人為顏孔者非佗寶  
乎已者也為盜蹠者非佗殘乎已者也故古之士有  
不出戶庭名重於嵩衡道廣於溟渤者敬於已而已  
矣或曰所謂敬已者不曰不能害已乎如豎貂自宮  
能敬已乎鮑莊則足能敬已乎曰均是敬也均是害  
也其媚與直不同也所謂敬於已者以道也害及已  
者亦以道也或曰聖人汲汲於民至若堯如腊舜如  
踞其勞至矣於已安乎曰勞者勞於心也勞一心而  
安天下若禹者股無胈腫無毛其勞亦至矣勞者勞  
於身也勞一身而安萬世者也古者有殺身以成仁



者况勞者與嗚呼吾觀於今之世諂顏媮笑辱身卑  
已汲汲于進如豎貂者幾希

原弈

問弈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之爲是  
信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弈之爲藝也彼謀旣失我  
謀先之我智旣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  
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  
焉負之勢不兵甲而犇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  
也存此免彼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  
僞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止不爭則失不僞則  
亂是弈之必然也雖弈秋荐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

之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  
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其纖謀小智以著其術用乎  
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服以堯之仁苗之慢堯兵而  
熠之由羅人殺鵠鷓獻人烹鯢鮪者矣堯不忍加兵  
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後有苗格焉以  
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能以害詐之心爭僞之智用  
爲戰法教其子以伐國哉則弈之始作必起自戰國  
有害詐爭僞之道當從橫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豈  
曰堯哉

原用

堯爲諸侯非求爲天子也摯之民用之舜爲鰥民非



求爲天子也堯之民用之或曰摯善亦堯乎曰亦堯而已矣曰摯與堯其民俱捨之則善惡奚分邪曰摯固不仁矣堯固仁矣堯仁如是民尚慕舜况有君惡於摯君道不如堯焉得民性哉故曰聖人不求用而民用之求用而聖人不用之曰若是則孔子奚不用魯曰用之則魯化不用之天下奚化

原謗

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未有美於味而民不知者便於用而民不由者厚於生而民不求者然而暑雨亦怨之祁寒亦怨之已不善而禍及亦怨之已不儉而貧及亦怨之是民事天其不仁至矣天尚如此况於

君乎况於鬼神乎是其怨訾恨讟蓰倍於天矣有帝天下君一國者可不慎歟故堯有不慈之毀舜有不孝之謗殊不知堯慈被天下而不在子舜孝及萬世乃不在於父嗚呼堯舜大聖也民且謗之後之王天下有不爲堯舜之行者則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爲甚矣

原刑

或曰丹朱爲諸侯舜爲天子丹朱有過舜誅之乎商均爲諸侯禹爲天子商均有過禹誅之乎曰不也朱均之爲國必有舜禹之吏翼而治之何容朱均得暴其民也哉苟有過必諭之諭而不可奪其政如誅之



者去堯舜之嗣也焉有為人臣而去其君嗣哉或曰  
法家嚴而少恩周官有八議漢法有三章微八議也  
雖然人可免以三章而親賢必刑何哉曰聖賢在世  
不能無過以輕重議之可加以謗刑刑之雖周孔其  
可免諸

原兵

管子說蚩尤割廬山之金以鑄五兵說者或云蚩尤  
古天子則炎黃繼命其間無蚩尤之運也案史記云  
蚩尤與其大夫作亂如此為庶人之暴者且庶人不  
當有大夫日休以為蚩尤乃黃帝之諸侯蓋其為人  
暴黃帝征而滅之如此為庶人一夫之暴不足當天

子用兵也又明矣

理前賢昏之況

之深旨哉

原祭

說者以蚩尤為五兵每有師祭當祭蚩尤謹厥亂甚  
矣皮子直以蚩尤為黃帝逆亂之臣五兵直作於炎  
帝固始苟自蚩尤始以其亂逆且不當祀况果不自  
蚩尤蚩尤不道黃帝滅之又不當以不道充祀軒轅  
五帝之首能以武定亂以德被後今之師祭宜以軒  
轅為主炎帝配之於義為允

補周禮九夏系文

周禮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案鄭康成



注云夏者大也樂之大者歌之九也九夏者皆詩篇名也頌之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嗚呼吾觀之魯頌其古也亦久矣九夏亡者吾能頌乎夫大樂既去至音不嗣頌於古不足以補亡頌於今不足以入用庸可頌乎頌之亡者俾千世下鄭衛之內窈窕冥冥不獨有大卷之一章者乎

九夏歌九篇

王夏之歌者王出入之所奏也

燯燯皎日欵麗于天厥明御舒如王出焉  
燯燯皎日欵入于地厥晦厥貞如王入焉

出有龍旂入有珩珮勿驅勿馳惟慎惟戒  
出有嘉謀入有內則繫彼臣庶欽王之式

王夏四章章四句

肆夏之歌者尸出入之所奏也

愔愔清廟儀儀衮服我尸出矣迎神之穀  
杳杳陰竹坎坎路鼓我尸入矣得神之祐

肆夏二章章四句

昭夏之歌者牲出入之所奏也

有鬱其鬯有儼其彝九變未作金乘來之  
既醑既酢爰輦爰舞象物既降金乘之去

昭夏二章章四句



納夏之歌者四方賓客來之所奏也

麟之儀儀不繫不維樂德而至如賓之娛  
鳳之愉愉不箝不箝樂德而至如賓之娛  
自筐及筥我有牢醕自筐及篚我有貨幣  
我牢不愆我貨不匱碩碩其才有樂而止

納夏四章章四句

章夏之歌者臣有功之所奏也

王有虎臣錫之鈇鉞征彼不悛一撲而滅  
王有虎臣錫之圭瓚征彼不享一烘而泮  
王有掌訝迺爾疆理王有掌客饋爾饗餼  
何以樂之金石九奏何以錫之龍旂九旒

章夏四章章四句

齊夏之歌者夫人祭之所奏也

瓊瓊衡筭翬翬榆翟自內而祭爲君之則

齊夏一章章四句

族夏之歌者族人酌之所奏也

洪源誰孕疏爲江河大塊孰埏播爲山阿  
厥流浩漾厥勢嵯峨今君之酌慰我實多

族夏二章章四句

械夏之歌者賓既出之所奏也

禮酒既酌嘉賓既厚牘之爲奏  
禮酒既竭嘉賓既悅應爲之節



禮酒既罄嘉賓既醒雅為之行廣應雅三樂器也

祓夏三章章三句

鷺夏之歌者公出入之所奏也

桓桓其珪衮衮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毗  
桓桓其珪衮衮其服入作三孤四人是福

鷺夏二章章四句

春秋決疑十篇

夫趙盾弑君莒僕殺父春秋顯書其過何則楚公子  
國弑其君邾敖子駟弑其君僖公齊人弑其悼公各  
以疾赴春秋皆書曰卒乎曰人之生也上有天地次  
有君父君父可弑是無天地乃生人之大惡有識之

弘耻亦由漢書云律母妻母之文聖人所不書是也  
趙盾反不討賊董狐謂為殺君莒僕以其寶來奔里  
革謂其弑父斯二者罪名已彰仲尼承彰而書耳斯  
三逆者弑君以疾赴仲尼非可誣也據赴而書者不  
忍也故不忍也者耻在其中焉懲在其中焉夫春秋  
弑君三十六其餘之逆亦據赴而書耳

夫趙孟以無辭伐國祀伯以夷禮來朝春秋皆貶之  
曰人曰子何辜其罪大者為之隱其過小者必以書  
之曰伐國無辭辱君之命也君而可專孰有其國得  
為之隱推亡也其罪小者必



野幕之弒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因常  
春秋歸罪於陳乞公子比者不其遠乎曰野幕  
之弒罪歸陳乞陽生之罪可知矣乾谿之縊罪歸子  
比常壽之罪可知矣春秋之旨譬酷吏決獄鬚鉗之  
刑尚猶不捨刀鋸之戮何自而逃  
夫齊桓救衛不書狄滅晉文召王而云狩于河陽曰  
狄實滅衛因桓救而獲全斯不滅矣文實召王因王  
來而稱狩斯不召矣苟桓不能救衛文不能匡王必  
書狄滅衛晉人召天王河陽矣故春秋之時滅人國  
者多救人國者鮮仲尼旌其卹患也昔周者衆朝周  
者鮮仲尼旌其勤王也夫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

吳盟皆不書八年註云不書盟也吳夷十三年桓二  
年公及戎盟于唐則書吳實華族其道夷也以強要  
盟不曰夷乎戎實夷族其道華也以道好盟不曰華  
乎故耻而不書懲也以戎而書勸也  
夫桓二年書曰宋華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僖十年又書曰里克殺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君  
稱弒也而云及者是君臣無別也弒之者罪臣下也  
夫孔父以奪室見弒荀息以立君被誅是無辜之怨  
是以及喪之者何自臣及君也蓋貶華父與里克也  
俾孔父之死如與夷之死荀息之死如卓子之死及  
之者貴之也



夫姜氏淫奔子般夭酷魯之醜也諱之可也至如公  
有晉葬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皆諱之者何曰周之有  
葬魯送可也如晉以盟主而臣魯諱之者諱乎以諸  
侯而事諸侯也諸侯有過則削地有逆則夷宗齊魯  
一體諱之者諱乎以諸侯而正於諸侯也夫天下有  
道小國事大國邾小國也而魯諱之者諱乎以大國  
而敗於小國也

夫定六年鄭滅許男歸而哀元年又書許男與楚圍  
蔡曰鄭實滅許而後或復之當復之時其赴不至於  
魯故不書耳凡國有來赴者雖小必書宋之六鵝退  
飛是也無來赴雖大亦闕晉之滅耿滅霍滅魏是也

夫楚實滅陳後復封之狄實滅衛後復全之斯亦詩  
之類是也

夫春秋之旨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執我行  
人鄭弃其師墮石宋五若斯者即古史之全文也奚  
在其筆削乎曰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是明不誣於  
人也又曰知我者亦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其是  
之謂乎若揚子之草玄其數則易其文則玄是也  
夫宋襄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春秋則承赴而書何  
至魯之君也殺者五逐者二並闕而不書苟如是懲  
惡勸善何以的亂臣賊子何以知懼曰夫仲尼修春  
秋而依微其旨固有俟尔苟無丘明發決其奧廓通



其玄亦赴來而責實也非可誣也如自書其魯之殺  
逐者則魯人攘羊仲尼證之也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三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四

碑銘讚

文中子碑

首陽山碑

劉棗強碑

藍田閔銘

新城三老董公讚

文中子碑

咎繇碑

春申君碑

汴河銘

隋鼎銘

易商君列傳讚

天不能言陰隲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人聖人之道  
德與命符是爲堯舜性與命垂是爲孔顏噫仲尼之  
化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需于萬



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乎故孟子疊踵  
孔聖而贊其道復乎于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  
文中子王氏諱通生于陳隋之間以亂世不任退于  
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  
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  
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  
子之門人有高弟者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  
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於  
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  
然哉設先生生于孔聖世余恐不在游夏亞况七十  
子歟惜乎德與命垂不及覩吾唐受命而歿苟唐得

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  
五十餘歲生曰皮曰休嗜先生道業先生文因讀文  
中子後序尚闕于贊述想先生封隧在所因爲銘曰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物聖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  
六藝騰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楨  
差肩明哲接武名卿未逾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  
莫之與京

咎繇碑

噫諄諄之命必歸于德盛者出不徒然上應運次命  
代苟非相者數十祀翼出於一時者其運與命彼失  
此得彼得此失咸在乎諄諄之命焉奚在歸乎德也



夫帝摯之德不盛于堯堯而得焉十六族之德不盛于舜舜而得焉至于咎繇德齊于舜禹道超乎稷啓禹薦于天不命而歿則諄諄之命奚歸乎嗚呼天何爲哉不付咎繇之命者將欲空受天下哉未必獨死咎繇也設咎繇得天下其暮必薦益益得天下其暮之薦必有其人自咎繇之降空授之主其暴民黷天者可忍言也哉太史公曰禹封咎繇之後于英六五年春日休自淝陵之江左道出英六城下因求遺實厥祀存焉乃絰馬于古木再拜于廟庭退而碑之請縱陽小尹刊于壁銘曰

惟天降聖不錫厥命一篇帝謨百王之鏡禹有奚過

薦之不定啓有令德受之而正已矣何傷明德逾盛

首陽山碑

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爲其貞澹然冰玉不足爲其潔非自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况當萬世富貴之士哉斯自信乎道天地不可得而應者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也不曰得人乎旣得仁而仁不取其諫則夷齊死



之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嗚呼若夷齊之行  
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人而餓死天可責也苟  
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  
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  
天尚不可應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春申君碑

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強其  
國尊其君也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  
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略而有忠烈者亦足以勝  
人國春申君之道復何如哉憂荆不勝以身市奇計  
不曰忠乎荆太子既云歌

待禍若

屠以當饑虎不曰  
於壽春失鄧塞之固  
去方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爲謀已下矣猶死以吳  
爲宮室以魯爲封疆春申之力哉當斯時也苟任苟  
卿之術廣聖深道用之朞月荆可王矣卒以猜去士  
以謗免賢於戲儒術之道其奧藏天地其明燭鬼神  
春申且不悟况李園之陰謀豈易悟哉豈易悟哉

劉棗強碑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于南朝壞于陳叔寶然  
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  
求麗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爲豔傷麗病者即南朝  
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是業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



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  
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百歲有是業者彫金篆玉牢  
竒籠怪百鍛爲字千鍊成句雖不在躅太白亦後來  
之佳作也有與李賀同時有劉棗強焉先生姓劉氏  
名言史不詳其鄉里所有歌詩千首其美麗恢贍自  
賀外世莫得比王武俊之節制鎮翼也先生造之武  
俊性雄健頗好詞藝一見先生遂加異敬將署之賓  
位先生辭免武俊善騎射載先生以貳乘逞其藝於  
野武俊先騎驚雙鴨起於蒲稗間武俊控弦弦不再  
發雙鴨聯斃於地武俊歡甚命先生曰某之伎如是  
先生之詞如是可謂文武之會矣何不立一言以讚

邪先生由是馬上草射鴨歌以示武俊議者以爲祢  
正平鸚鵡賦之類也武俊益重先生由是奏請官先  
生詔授棗強縣令先生辭疾不就世重之曰劉棗強  
亦如范萊蕪之類焉故相國隴西公夷簡之節度漢  
南也少與先生游且思以見命列將以襄之髹器千  
事賂武俊以請先生武俊許之先生由是爲漢南相  
府賓冠隴西公日與之爲筆宴其獻酬之歌詩大播  
于當時隴西公從事或曰以某下走之木誠不足污  
辱重地劉棗強至衆必以公賓劉於幕吏之上何散  
之如是公曰愚非惜幕間一足地不容劉也然視其  
狀有不足稱者諸公視某與劉分豈有間然哉反爲



之惜其壽爾後不得已問先生所欲爲先生曰司功  
椽甚閑或可承闕相國由是椽之雖居官曹宴見與  
從事儀埒後從事又曰劉棗強縱不容在賓署承乏  
於椽曹詘矣奚不䟽整其秩相國不得已而表奏焉  
詔下之日先生不恙而卒相國哀之慟曰果然正椽  
曹煞吾愛客葬之有加等墳去襄陽郭五里曰柳子  
關後先生數十歲日休始以鄙文稱于襄陽襄陽邑  
人劉永高士也嘗述先生之道業嘗咏先生之歌詩  
且歎曰襄之人只知有孟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  
百歲之後埋滅而不聞與荆棘凡骨溷吾子之文吾  
當刊焉日休曰存旣撫實錄之何愧嗚呼先生之官

卑不稱其德宜加私謚然棗強之号世已美矣故不  
加焉是爲劉棗強碑銘曰  
已矣先生祿不厚矣彼蒼不誠位旣過於趙壹兮才  
又逾於祢衡旣當時之有道兮非歿世而無名嗚呼  
襄陽之西墳高三尺而不樹者其先生之故塋

汴河銘

夫垂後以德者當時逸而後時美垂後以功者當時  
勞而後時利若然者守道之主雖恐德不美後時逸  
於已民也夸力之主唯恐功不及當時勞於已民也  
故天下也不逸不足守不勞不可去致其利害生於  
賢愚之主自古然耶則隋之䟽淇汴鑿太行在隋之



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復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爲利也博哉不勞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而先功魏魏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尚恐國家有淇汴太行之役因獻纖誠是爲汴河銘  
惟河瀾瀾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津泗晝泣疲民夜哭溺鬼似赭流川如松貫地龍舟未故江都已弒陳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嗚呼聖王守此而已

藍田關銘

六年皮子副諸侯貢士之薦入京程至藍田關覩山

形關勢迴抱于天秀欲染眸危將驚魄噫將造物者心是而加力邪不然者何壯觀若斯之盛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信矣哉若爲天下之樞機萬世之闔闔者非茲關而莫守也因陳其規是爲藍田關銘  
天鋪唐業地造唐關千巖作鏢萬嶂爲柵難圖其形莫狀其秀雙扉未開天地如斗軋然晝啓人流如濟似畫秦圖鋪於馬底嶮不可侵唯王之心矧夫茲關獨可規臨

隋鼎銘

隋氏有鼎其器非古以詐爲金以賊爲鑄以虐火煎四海以毒氣蒸九上天假唐力扛之仁地以澤撲虐



火以德銷毒氣既折其足又齧其耳噫戲聖王無畜  
茲器

新城三老董公讚 并序

在漢之取天下也三傑而已矣蕭何苦民力以給兵  
韓信殺民命以騁戰功留侯設詭策以離秦項當其  
時未聞仁義說于君者而董公乃諭之以喪義帝至  
使天下宗漢者爲其喪義帝也夫漢祖以曹參雖有  
攻城野戰之功不如蕭何也信矣焉至于苦民力殺  
民命設詭策反不若董公之功也哉如高祖爲天子  
以公爲師友行其道於時其利可知矣公之道已行  
於漢而不覩封賞之禮又當時史氏無一字以哀者

因爲讚以旌之

項氏狂攘賊我懷王天命未的孰存與亡嗚嗚董公  
一言漢昌一人弒君天下皆傷一人哭君天下皆喪  
項由是弱漢由是強扶義而征可知軒黃唱仁而戰  
可知武湯用于天道折彼雄鋌繫公之道與漢而光

易商君列傳讚 并序

商君者用於孝公制其法而秦給御其謀而魏敗  
封邑未居輟刑以及嗚呼商君之匡秦雖不必盡是  
然亦至矣大史貶之過實非以欺公子邛刑公孫虔  
拒杜摯之說者乎然有一是亦足救斯非也余悲商  
君忠而受刑因重述其行事以讚曰



商君之于孝公也一二見孝公不悟其說非皇王之  
道行之難不及其身者乎斯公之罪也在商君有心  
於是道不亦多乎當商君一二說孝公行之商君必  
為阿衡矣嗚呼卒以奇令特用自蒙於僂悲夫

唐皮日休文數卷第四

唐皮日休文數卷第五

文論頌序

補大戴禮祭法文

晉文公取陽樊論

漢斬丁公論

陵母頌

正沈約評詩

獨行

補大戴禮祭法文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祀之外魯繇作帝謨為士師其道  
參乎舜禹不曰法施於人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

祀廬廡文

秦穆謚繆論

周昌相趙論

非沈約齊紀論

補泓戰語

法言後序



能禦大災則祀之堯舜之世山林蕃鳥獸暴益作虞也山林踈鳥獸鮮人民安不曰能禦大災乎何祀典之闕哉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昔者周公輔武以寧殷亂佐成而立周業制禮樂立明堂不曰以勞定國乎何祀典之闕哉如以咎繇伯益之功小于舜禹不在祀典則契為司徒而民成咎繇也冥勤其官而水死伯益也如以聖人制禮自有七廟不合列在祀典則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周公也如皆以功烈列於民者則吾之先師仲尼邁德於百王垂化於萬世孰不若契為司徒冥勤其官也哉日休懼聖人之文將亂而墜敢恭補而附之文曰咎繇能平其法以

位終蓋能立其功以讓禹故周公以文化仲尼以德成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祀禮屬文

昔夏后氏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或魘魅之不罔魘之餘匿天命竊帝威不見形于鼎上者自夏后氏去繼為禍於人間被之者始若處冰鑑復若落炎井眩習災惑視之累形聽音重聲骨節殆重如山已傾始或醒時奪人之情喪人之精兀若木偶昏如宿醒噫或飲食不節哀樂失所病于人者自上則湯劑次則礦艾愈矣凡在是病者人也又非天也湯劑不可理礦艾不可攻嗚呼瀉之能禍人是必有知也既有知矣



不効神為聰明正直不加崇於君子焉遂為文起而

厲乎厲乎有事君不盡節事親不盡孝出為叛臣入為逆子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厲之有專祿恃威借物行機上弄國權下戲民命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厲之有賣交取祿諂交結族一言不善禍發如鏃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厲之美曼之色媚於君側巧笑未足已亡于國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厲之柔佞之言惑于君前委順未足國步移焉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厲之四星之位奉于紫宸蕭牆禍起帝座蒙塵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厲之見災幸



久聞禍樂成含羞冒貴忍垢貪榮天未降刑尚或竊生尔宜厲之厲乎厲乎尔目不盲尔耳不聾如向來所陳奚不禍於其躬仁者必有厄義者必有窮見仁義而勿厲遇姦佞而肆凶非往去乎物患抑亦代乎天功厲乎厲乎苟依吾言而若是吾將達尔于帝聰

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

三代之賞三下以賞不以位不以器迨夫後世君弱臣侈撥上古法能立一功者先伺君地焉能立一勳者先窺君器焉猶是於晉有三桓於齊有田常於楚有白公是賞過有僭生焉甚者奪主從來尚矣且姬之列侯守其本封勝其主爵錫之以鈇鉞分之以鍾



彝休感其民生殺於國其貴已極矣遇天下無事則  
行其德化奉其貢職居則待乎巡狩行則赴於會同  
遇天下有事則申之以鍾鼓行之以征伐上以定王  
室下以正諸侯真侯伯之職業也是常節也苟周天  
子有賜宜以德讓之豈當更受其地也苟讓不獲聽  
受之者其爵可也其器可也且天子之地方千里則  
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既侵天子之甸由削枝者  
必反乎幹剝肉者必至乎骨何者勢使之然也如晉  
文既定襄王于郊劇王勞之以地陽人不服晉侯圍  
之乃辱其宗祊苦其人民虐其甥舅嗚呼其亦  
不仁矣是晉文雖有入天子之功而有凌天子之威

也當王之賜宜讓曰臣重耳以眇眇之德處專征之  
任遇翟寇肆虐天王少違宗廟臣敢興下國之師煞  
克臣定王室乃臣之常也不足賞也苟天王特念小  
伐不寘諸刑列唐叔之柞獲臣有奉爲賞厚矣苟以  
畿內之地爲臣之邑是上濫其賜下僭其受也雖天  
王之荐寵臣其若宗廟之靈百姓之心後世之罪何  
而晉文曾不是讓又請隧焉豈內輕衰周之凌遲外  
恃諸侯之強盛而爲邪殊不知周王之尚守乎典禮  
也且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萬里焉以爲  
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氓民之用  
且王之所賜田皆在周甸也王明知在甸內與乎晉



者是力不能制晉也如力足制晉肯以規方千里之內地與夫諸侯哉是王之語晉侯以規方千里者譏其受地也文公不悟卒而受之嗚呼文公之霸也有召君之譏請隧之僭不爲甚矣甚者在陽樊也

秦穆謚繆論

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闕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高辛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爲君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鮌鮌之不績天下之民譟禹以爲功夫如是摯之與鮌是高辛唐堯誠用之也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

之人民尚陪之如是况先置者邪當晉獻嬖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餘重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足以相人國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摯之言乃先置夷吾是爲惠公公之入也背内外之賂誅本立之臣蒸先父之室故生民興誦死者無報卒身獲于秦而子殺於晉嗚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鮌用三載弗績而誅况晉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蝸爲杜稷之糧莠一立十五年其爲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爲



繆尚疑其謚得斯文也可以謚繆爲定

漢斬丁公論

忠之爲稱也蓋欲委身以事主不以猜悞貳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也有過諍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悞之足入乎上有過諍於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夫苟祿恡生而仕者上有過言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祿恡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祿是猜悞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姦于心機媚于聲氣不思已之不摠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可而謂辯之足從必從辯而去

是辯說貳其心者也有間必佞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倖求其捨也有愛不可佞倖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懼貳其心者也嗚呼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悞而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而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利則存不利則亡者也則丁公臨敵捨敵無殺誠惻隱之仁者豈有猜悞辯說疑懼者耶有利則存不利則亡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未可免鼎鑊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爲當噫漢之初立未爲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將固之命也悲夫



周昌相趙論

夫剛柔之分在手性得失之機繫乎用苟剛暴則勝柔柔久則勝剛物之常理也或用之以剛處柔以柔處剛其機必得矣如以剛處剛以柔處柔其機必失矣周昌之性剛也呂后之性剛也漢祖以百歲後以趙王如意爲憂故輟昌相趙嗚呼漢高之意非逞志於一時納慮於一諫而相昌乎不然何其用之失也如以昌之剛足固趙國則趙之兵甲能當漢乎是不可一也如以昌之剛足固趙王呂氏之徵王持一郵夫之力耳不可二也如以昌之節足以存趙不過乎死死則趙王旣徵耳是不可三也卒使百歲之後如

意冤僂周昌憤死惜哉漢祖未崩前以周勃統南軍以昌領北軍以陳平爲謀主則呂后之令產祿之謀不能當臨大難而不迴秉大節而不墜者也苟使握軍政執相權昌能之其奈乎誤用

陵母頌

孔父稱唯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夫女子之忠貞義烈或聞于一時小人之姦詐暴亂不忘於一息使千百女子如小人姦詐暴亂者有矣使千百小人如女子忠貞義烈者未之有也則安國侯之母也不以項強而劉弱俾子事項不以子背君而別事而有忿色對暴君而抗大節捨其生而踐死地嗚呼春秋書解



揚致晉君之命漢史稱周苛拒項藉之爵方諸陵母  
誠未爲忠何者男子少服教壯行義忠義貞烈雖死  
不辱鼎鑊在前而不懼鑕斧被體而無怨乃男子之  
常事也至夫女子少隱帷薄壯執箕箒豈嘗熟於忠  
貞義烈哉是女子之有是者由百物之有瑞者矣豈  
易爲哉豈易爲哉

非沈約齊紀論

沈約作齊紀論云太廟四時之祭各以平生所嗜饗  
之漢明帝夢光烈皇后明旦車駕至廟躬拂帷幄親  
易粉澤前史以爲美談此亦先代之舊典也日休曰  
薦饗之儀邊豆之數聖人之制定矣苟非通如周孔

不相公襲者謂時有人乎無其人制之謂乎非也宜  
矣修其書不正而反贊之謂乎妄也又宜矣夫屈到  
嗜艾屈建薦之爲乎合禮曾皙嗜羊棗曾子不食之  
謂乎不忍一隅之國禮文不備宜哉約以方之漢明  
大孝過矣

正沈約評詩

周詩曰駟騶彭彭注曰駟馬白腹曰騶議者言上周  
下殷沈約又云騶者蓋三家之色相勝又示周殷相  
代也日休曰天之命也必以二德則文王自信矣何  
爲不受殷禪哉詩曰文王受命作周又曰文王有明  
德俾其率天下之義師取一隅之凶主南面於殷其



能昭昭矣然非人事不可也天時未可也豈不可謂  
殷之賢人尚衆翼匡紂而易政也豈能以駟騶之色  
示乎代殷哉嗚呼禪代之事符于天命必不可駟  
騶之色勝之也謂堯之運爲火歟則車服一當從其  
色則堯不當乘白馬冠黃衣純衣也故聖人繼運  
以德受禪以仁如以馬之色示于代殷則吾以聖人  
用于左道矣或曰若然者奚著曰毛公悞箋沈約過釋  
補泓戰語

宋襄公伐鄭楚伐宋而救鄭與楚會泓戰既濟未陣  
司馬子魚請擊之公不以戰卒敗而退公羊氏以爲  
文王之戰亦不過此日休補其文曰聖人制民患其

力不可禁也設法以刑之患刑之不可止也用武以  
兵之兵之既出也民乘之爲格殺執之爲攻殘故聖  
人施金鼓以節之用羽旄以飾之爲蒐狩以教之自  
三代以降春秋之時禮樂之征弛掩襲之弊廣窮其  
力者譬角觝者爭其勝負並驅者競其先後胡爲仁  
讓哉文王聖人之至也雖以德化未聞不兵而獲者  
然則伐大夷征密須敗者國伐崇侯虎襄公始戰齊  
而納孝公次及于泓則云不禽二毛不以阻隘夫聖  
人之愛民也班白不提挈又云一夫不獲其所豈能  
區區於死地決其勝於人命哉較其戰也文王不爲  
也噫公羊氏違丘明之旨爲文王之戰亦不過於此



罪也

獨行

士有潔其處介其止於世者行以古聖人止以古聖人不顧今之是非不隨衆之毀譽雖必不合於祿利適乎道而已矣要以今是我之非我非今之是彼知於我者聞毀適足譽不知我者聞譽適足毀昧然不顧其是非毀譽者用之嗚呼士之道得不顧其是非毀譽者用之則天下之治不啻半於淳古矣今之所譽者處以古聖人以今達者聞是則進聞非則迨有愛者聞毀而不不合者聞譽而洽之故道不加於世業能美於衆則其人留留於祿利啞啞於朝廷

望天下之治不啻於淳古也

法言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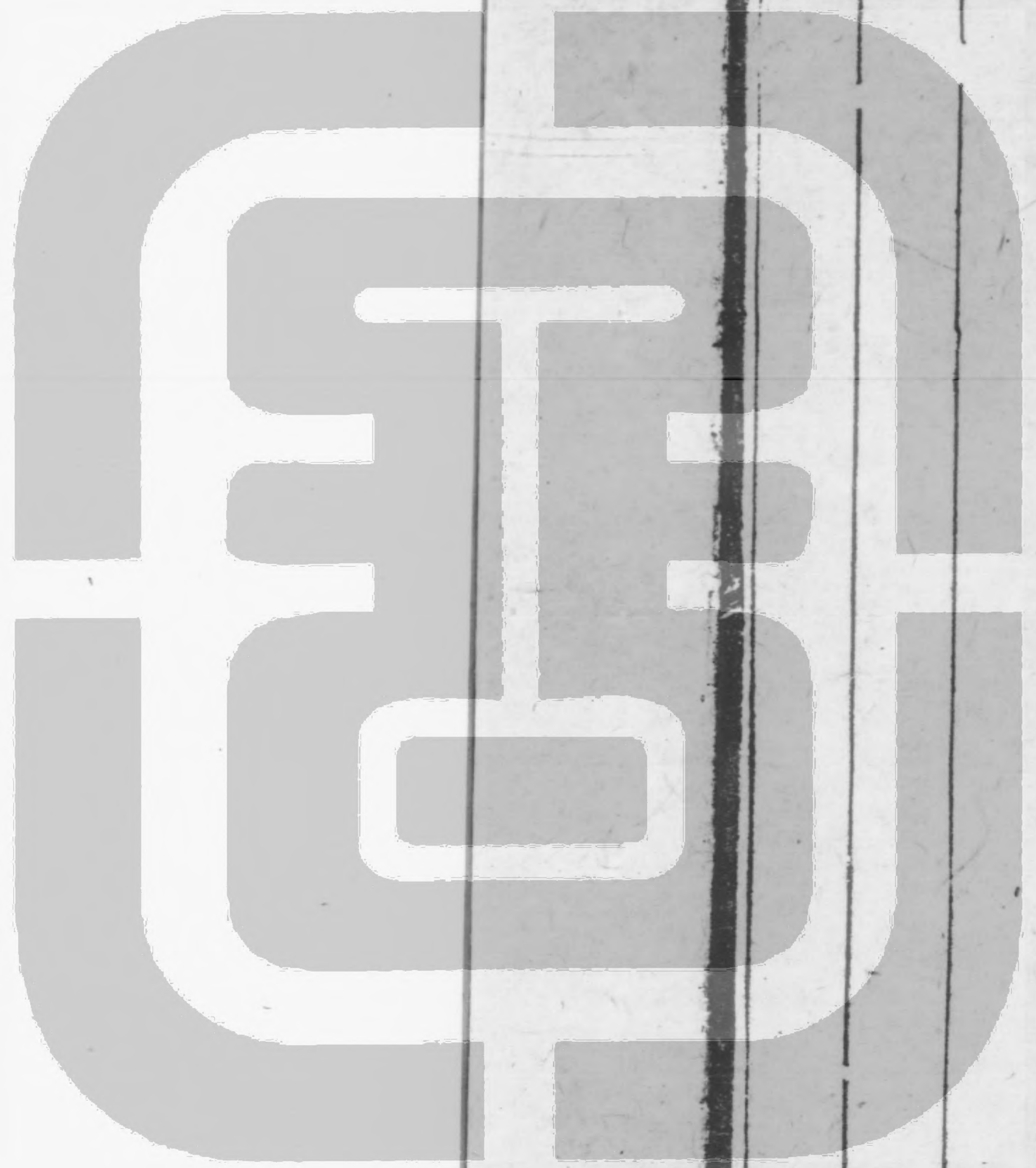
法言孝至之篇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者說者以爲楊子遜僞新之美又以爲稱其居攝之前云嗚呼日月豈卒能遜芥乎未若無阿衡之稱也噫既有其文不能無其論吾得之矣在美新之文乎則雄之道於茲疵也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五



文獻卷五

九





書